

独自上路

独自
上路

孙美玉 著

路



独自上路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自上路/孙美玉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2

ISBN 7-5063-1398-7

I. 独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2267 号

独自上路

作者: 孙美玉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74 千

印张: 9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—8000

版次: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398-7/I·1386

定价: 14.2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孙美玉 著

目 录

第一章	冒着危险去生活	(1)
第二章	人声嘈杂	(50)
第用章	梦幻知己	(93)
第四章	走在丢失的路上	(135)
第五章	天堂的台阶	(173)
第六章	银色灵芝岛	(206)
第七章	生命的河流	(229)
第八章	破碎的情节	(257)
第九章	没有终点的流浪	(278)

第一章

冒着危险去生活

1

她的嚎哭声又传来，这嚎哭如音乐一般在这孤寂的岁月里响着。

珊住的宿舍前面有一个大院子，院子里时常有一个女人出出进进，爬在窗口正好能透过窗口俯视她的身影。没事的时候，珊和炎就爬在她们宿舍的窗前看街上的行人，有意无意地也看对面窗口里的人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，说生活就这样，说自己和朋友也这样，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。人们都在一小片天空下过日子。

就在对面的窗子里，隔三、五天就传来女人的嚎哭声，男人揪着女人的长发朝墙上撞，女人的脑袋真结实。有时，男人把女人的衣服扒下来，在女人细嫩的身体上用自已的腰带抽打女人，抽一下，女人的身子动一下，他就再抽。女人狠狠地摇动着自已身体。她越是摇动，他越是打得有力。女人身体裸露的部分很有曲线，每当她叫起来，很多人就争着在不同的位置观看。男人强健的身体让观看的人很为女人担心，女人娇美而

瘦弱，男人无论是扭着她还是提着她都一点不费劲。她哭得很累了，他也打累了，然后就像生活中的夫妻一样睡觉，睡在一张床上，男人的手搂着女人的腰，搂得很紧。他们就像在拍戏，这一场拍完了，说一声停就停了。

珊有时在路上碰到这位弱小的女人，她向珊点点头，就算是打招呼。女人眼神里有一种苍凉的风景，她黑黑的眼圈好像是一帷黑色的幕布，她就从这幕布里走出来，被红色的光所照耀，她美丽得让人心颤。从她冷冷的反抗里能看出她的绝望。

炎的心就在对面窗口里那个女人的身上，当那个女人挨丈夫第一下抽打时，炎的眼睛里就有了泪。

第一次看，珊就问炎为什么不帮一帮这女人。炎看着珊摇头。走开。珊愤怒地想要跳下去救那女人，同事们说，千万别去管，这男人很凶，谁去拉架就打谁。有次，一位小伙子看不过去，冲进他家里把男人打了，那女人用她坚硬的头把小伙子撞得滚倒地上，以后再没有人去管他们。时间久了，他们听着也麻木了，女人仍死去活来地抗拒，男人仍死去活来地打，男人喜欢喝酒，酒喝得越频繁抽打女人也更频繁。他们就在这哭哭打打中过日子。

每当这时，炎就把耳朵塞起来，那样子就像是自己在挨着更残酷的鞭子。

“那女人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离开这样的男人？”珊问炎，因为珊来厂的时间短，炎却在这住了三年了，许多事情珊都不知道。

炎含着泪。她的泪给了珊很深刻的印象。

后来，炎一直也没告诉珊关于这个女人的任何事。珊从别人的嘴里听说了好多关于女人如何如何心理变态的话。珊对别人说的别人的坏话从不放在心上。

珊陷入失去爱的折磨里，一天又一天，珊发现，炎比她还更伤疼几十倍，炎折磨自己更甚于她。

下班后，炎悄悄地出去了，很晚没有回来。宿舍里很安静，珊一直懒在床上，想她的爱，想林。林像魔影似地缠绕着她。林给予珊的关爱和温馨，都像网一样紧紧地网着珊。甚至她不敢想林的面容和笑声，林的手势及说话的音律，很久很久了，珊一直不敢触碰对林的记忆。

其实珊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林的恨和思念，她一直在回避。

每当夜来临，月亮照着窗外幽静的街道，珊就更难以抑制思念林。她不敢看月光下的景物。这些景物能勾起珊的柔情。

珊躺在床上，似乎林又向她覆盖过来，那双让她发狂的手又在她身体上游走、漫步，对她每一寸肌肤私语。她的身体起伏着，那些被弹拨的部位都在呻吟、叫嚷：“我要！我要！”

那次珊病得很重，是林治愈了她。珊感觉那次病差点让她死掉，而留在珊身体内的寒冷和林给予她的温暖都被播种在身体里，使珊在劫难逃。

相恋的时候他们还都是些孩子。可当时珊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。

珊迈着青春的脚步走进大学也走进了林的胸膛。

珊一直很骄傲，林曾说过，小渔村的小渔民哪来的那么多骄傲？最后他终于认识了她的骄傲。他到她们宿舍玩，总是带着一帮同学，他们看珊的目光总像是在找寻什么。珊从来不到林他们研究生宿舍去，她的同学去了，回来说林的魅力，说林说话的声音和笑声都充满了让人心动的音律。他是个才子，他骨骼的组成，他的眉毛和眼睛多么具有男性的魅力呵！何况他又曾在学校组织的辩论中取得最佳辩论奖，那时，让许多崇拜

他的女生更疯狂地追逐他。和珊同宿舍的同学因为林接受了她的邀请，答应到宿舍来玩，她欣喜得一夜未睡，她为晚上的表演不停地练，至到嗓子喊出血来。

晚上，林来了，林是受与珊同寝室的她的邀请而来的，他和他的同学一起。他的歌唱得好，吉它弹得更好，她们殷勤地为他倒水擦汗，为他鼓掌叫好。每次来，林都用深切的目光看珊，那目光让珊做了许多的梦，好多天里，珊一直想他的目光。他们长久地遥远地注视着。

一天又一天他们都在相互注视中度过，吃饭的时候是林和她最激动的时刻，只有在这儿他们可以看到彼此，看到林已经在另一个窗口排队买饭，珊就到旁边的窗口，当珊先于林来的时候，林也急切地找珊，在离珊不远的窗口买饭，坐在珊旁边的桌上吃饭。后来，珊故意不让他看见，当她寻找他的时候他又故意不让珊看见他。他们一直在这种疲劳里游戏着。

今天，林到了珊的宿舍，他唱歌，为她们弹吉它，深切的目光和诗句都朝着珊，珊成为唯一的观众，她把目光投向手里的书，以此掩藏她心中的惊恐。

他停止弹奏，看着珊，他说：“让我们的诗人唱支歌好不好，大家鼓掌。”

珊摇头，说：“我不想唱歌特别是现在。”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，所有的人都听着他们的对话，眼睛注视着他们俩。哪一个女孩子会拒绝林的请求。

他说：“小诗人，你的诗句就缺乏男性的力度，缺少你们海岛咆哮的海浪。”

“我看你就是咆哮的海浪，也是山林的野狼。”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林。

那晚，林再没有理珊。却和她们一起笑得那么开心，完全

第一章 冒着危险去生活

不管珊的存在。第二天，林又来珊的宿舍，他唱歌、跳舞，教她们弹吉它。目光总是跳过珊的注视。好像很不在意珊的存在。

珊知道，那些女同学一定高兴她离开林，离得越远越好。这样她们才有机会更接近林。

珊悄悄地走出去，她在黑色的操场上顶着灿烂的星星哭了，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悲伤，她因为喜欢而悲伤，也因为喜欢而讨厌自己。她不明白为什么被他的身影搅得心神不宁。她仰望着星星，泪水不停地流。她想小岛，想家，可是，她已经没有实际的家了，是外公的房子供她读书，是奶奶大伯们送她出来的。她想外公外婆，想小姨，可是，他们也不存在了，今晚她突然害怕孤独。夜很静，校园的花园小径很寂寞。

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，他说：“天很晚了小姑娘，花园里有野狼跟踪你。”

黑影里珊看不到林的面目，但她知道是林，她泪水止不住地流，她带着哭音说：“你走开，你离我远点，越远越好，最好在地球上消失。”

林像是根本就没听见她的话，他抓住珊的手，珊摔开他，他一下把珊揽在怀里，他把有脉动的胸膛给珊。他说：“你说的对，我就是野狼，但，这只狼只跟踪你。”

珊感觉到一种甜蜜的心碎。

他们一直远远地注视着，今晚，他们是第一次如此地靠近。

他一直揽着她，他说：“其实一切都为了你，傻孩子。”

他说：“到你们宿舍来，接受她们的邀请都是为了看你，你像冷傲的皎月，让我无法接近，现在多好，你这么靠近我，这样真实地哭泣，我真高兴，我高兴极了。”珊听到他心跳很

厉害。

珊被林抱着，像个迷途的羔羊。她仍带着哭音说：“你走开，我讨厌你，也讨厌我自己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？”她是多么地喜欢啊，林知道。

那晚，校园的灯光那么柔和，明月高悬在天际，轻风吹拂着她的衣襟。林深情地看着珊，这目光珊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许久，林抱住了珊狠狠地笨拙地吻了下去，他的吻充满了激情，那简直不叫吻，他咬嚼着，他真像要把珊吃掉。珊被她吻得很疼。她挣扎着脱开他的怀抱跑走了。那晚，林留给她深深的吻痕使她的心狂跳不已，不是她用手按着胸口，她真怕心会跳出来。对于那时的他们，都还不会相吻时舌头翻转的花样。

这是珊所接受的第一个吻，想起初吻的晚上，珊仍感觉很美好，感觉自己的嘴唇还在快乐地疼痛。

从那天起林总是牵着珊的手，他替代了她成长中所领受和从未领受的所有的爱和关怀。

林说：“不再疲倦地深深凝视。”这是珊诗里的一句。

“不再疲倦地深深凝视。”

“深深地凝视，不疲倦。”

珊突然感到饿了，天已经黑了，炎还没有回来。珊空落落地从床上起来，她发现自己没穿衣服。她猛然感觉寒冷，重新躺回到床上，仔细想着刚才自己是脱衣服上床了还是穿衣服入被，那些回忆像梦一样，她为自己迷迷糊糊的行为感到害怕。

她起床，对自己说：“怎么了？你？没志气女人，要吃饭、要工作、要好好活着，为自己。”

珊宿舍前面这条路本来就不宽，现在却挤满了卖小吃的摊位和吃小吃的人，坐在这儿吃饭的大都是匆忙地回家，没时间

做饭。珊坐下来，她要了一碗面。

2

上班以后，珊看到炎后，只微笑着拍了拍炎的肩，没有说话。珊发现炎的眼睛有点红。珊想：“这个奇怪的女人。”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炎问珊：“怎么不问我？”

“问你什么？”

“我的秘密。”

“不，秘密永远属于你个人的。”

“可我想告诉你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不想知道，为什么？”

“……可能是我不想承担。”

“你是个自私的女人。”炎不满意地瞪着珊，把她自己饭盒里的鱼放进珊的饭盒里。

“我是个自私的女人，可，你还对我这么好。看来自私一点才对。”珊吃了一口炎给她的鱼说，“今天做的挺好吃的。”

“我是拿你没办法，你这个狠心的女人。”

“什么？我觉得我狠得不够。”

那天中午再没说重要的话题，这之前，珊甚至一点也不了解炎的故事和经历。炎没有说过，珊也没有问。

下班后珊想找炎一起吃饭，却发现炎早早地就不见了。“她又上哪儿去了？”

珊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，饿了，她为自己的肚子买了点吃的，然后就向公园走去。

秋天的公园人很少，很静，珊想着那位被丈夫抽打的女人，由那个女人想起炎。珊又想起林曾对珊说的话：“知道你为什么吸引我、吸引男人么？因为，你永远是奔腾不息的激流。”

“激流。我是激流。”珊想着这句话。一个有激流的女人是怎样一个女人？她想：“我是一个多么普通的女人，不高也不很矮，不胖也不瘦，不娇媚，也不迷人，就是这张嘴，也不性感，可他吻得那么生动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，他爱我，爱得那么伤心。他选择了我也同样选择了另外的女人。我却忘不了他。”

从和林见面的第一天他们就相互吸引了。

他们一起到图书馆，一起参加学生会举办的音乐会，一起谈论社会和人，一起散步，学校花园小径让他们踏出天国的笑声。

放假了，珊收拾好行李要走，她走得很坚定，林恋恋不舍地拉着她的手，火车就要开了，他们抱在一起，火车几声长鸣好似让珊永远离开林，她含着泪拉住了林。要吻她，似乎他们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吻别。火车就要起动了，珊踏上火车。林突然拉住珊，说：“到我家吧，只有我和奶奶。走吧，想你……”火车在他们的泪水里开走了。珊破涕为笑。

珊去了，因为她也不能忍受没有林的日子。

就因为那个雨天，所有的雨天对珊都意味深长，雨滴发出的声息抓珊进入孤独，而两个孤独的人连接在一起便成为忧伤里宁静和快乐。

一天又一天，他们在林的房间里什么也不做，就相互看着，说完了他们自己二十年的生活，也说完了今后五十年的生活。

他说：“唱支歌吧！”

“唱什么？”

“随便什么？”

她就唱，他也唱，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。

林拉着珊的手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我就那么想和你好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不知为什么，就想看着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他就用手痒她，让她讨饶。她受不了了，就讨饶，他就住手，把他扶起来。他说：“你笑得好迷人，好迷人。”他痴痴地看着珊笑，痴痴地吻珊，他的吻让珊感到危险。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珊就把林推开，倒茶喝水，或是，下楼去和奶奶说一会儿话。以缓解他们心中的焦渴。

那天外面下着很大的雨，珊在窗口看了很久，她不时地冲到院子里，让雨打在自己的身上。她说：“雨里的山色一定很美，走，到山上去。”

他们去了，山路很滑，珊几次跌倒，身上全是泥水，身体淋得透湿，却很痛快地笑着。

“奶奶，我们累死了，赏口饭吃吧！”回到家未开门林就喊着奶奶。林突然想起奶奶不在家，他说：“今天惨了，奶奶上五奶奶家去了，我们要自己做饭了。”

“好吧，你做饭，我洗澡。”

“不行，你做饭，我洗澡。”

“你就不能让一让女人。”

“可是我们都成了泥人，你发发慈悲吧！女人。不然，咱俩一起洗。”他们彼此看着，他们笑了。

珊连打了几个喷嚏。

林马上到楼上拿来毛巾被，他说：“快把湿衣服脱掉，快。”

珊跑进卫生间。

林没换衣服又跑出去，买回一大包吃的，他忙着把菜和酒摆上桌。他正忙着，突然听到珊没命地呼叫。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他不顾一切地冲进去。让珊害怕的是一个小小的“草鞋底”，那无数的爪子狰狞可怖。

林抱住了吓得身体冰凉冰凉的珊。他说：“没想到你这么怕虫子。”

珊紧紧地搂着林。好像周围到处是眼睛在看着她。

浑身是泥水的林松开她，林说：“刚洗干净了，你瞧，又弄脏了。”林说着要看一看弄没弄脏珊。她不让林看，紧紧地抱着林说：“不，别走开。”

“好了，我拿衣服给你。”林要走开。珊为难地抱着林，她怕林会看到裸着的身体。

林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别凉着了，又没有别人，让我看见怕什么？”

“你胡说。”珊看到自己仍裸着的双腿。林猛地抱住了她，吻她裸着的肌肤。

珊知道她已经无法阻止危险的来临了。

林惊慌地看着她的身体，想弄清楚这个和自己不一样的身体。珊就只是拒绝、呻吟，没有意义地说着什么。

那天没有太阳，但，珊觉得林的目光比夏日的阳光还要灼热。在暗淡的房间里，他们一字一句地读着生活的另一本书，林的目光惊心动魄地走过他的身体，林的手指让她无法抑制地颤抖、起伏。

林说：“你是个美丽的小女孩。”他抱她的手强大有力，他

的吻如山泉溪流般地慢慢流过她的全身，珊在畅流的水里越来越热，无法熄灭地热。她不由自主，她已经被林所控制，她喘上喊着：“不！不！”身体却在迎合、起伏。他读着一个另外的神秘的身体，读着男人和女人的奥秘。

天已经黑下来，身体仍缠绕在一起。雨还在下着，雨使珊很悲伤。她想：“外面的世界没有一个关心我的人。”这想法更增加了珊赴死的悲壮。她叫嚷着抱紧林。他很有力。她燥热，她为自己的渴望恐惧地颤抖着。林的手依然在寻找着。嘴里说着连自己也不明白的话，两只离家觅食的羔羊在彼此的身体上急切地觅食，贪婪地吸吮。林的气息让珊一直向高处升腾，她已经无法控制这种升腾，无法拉回原来的自己。

她就这样张开了自己，像小鸟一样飞翔，飞过高山和丛林，飞过云层，她的翅膀折断了，那无比锋利的剑嵌入她生命的激流里。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弥漫了整个屋子，淹没了他和她。

林说：“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要你，你是我的妻子了。”

她一直被这些话感动着，感染着，觉得他们在上演最伟大的爱情故事。

离开林的怀抱，珊猛然感觉自己是一片废墟，是一个华丽而空洞的宫殿。她马上抱紧着林，说：“你再说一便，再说一便。”

林就一遍一遍地说。珊被他的话感动着，她希望这种感动永远持续下去。

林说：“好了，饿死了，来吧，我的女人，吃饭吧！”

平静下来的珊突然伤心地哭了。那是珊一辈子最快乐的一次哭泣。

“怎么了，你，哭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会对你说一辈

子。”林抱起了哭着的珊。

珊哭了很久才停下来，心里敞亮了很多，她说：“我害怕，我觉得我是个坏女孩。”

“不，你不是，这是在爱。”林每天都对她温情似雨。珊每天都在惊恐中接受着幸福和爱。

他们在身体的每一个器官上饮宴着他们的快乐。他们长吻着缠绵了一天又一天，渴了，他们就把水洒满他们的全身，一点一点地吸吮，饿了，他们把食品放置在身体的某个部位，一口一口地吸吮。

做爱的快乐和快乐的欲望纠缠着他们。珊想拉住生命的缰绳让自己归入自己的轨道，她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。林给了她永远的烙印，是穿心透骨的记忆。

林终于飞走了，而珊落到了真实的土地上，她参加了工作，就住在集体宿舍，这样吵闹的环境里，想着她曾经的故事。想着眼前炎这个不寻常的女人。

炎还没有回来。“她是约会去了，还是有什么秘密和无奈？她也该有她的爱。”

珊想：“炎是怎样一个女人啊？”

3

半夜回来的炎看珊还没有睡，炎泣声说：“她死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就是对面窗口里的那个女人，她是我的朋友。为什么好人不能长寿呢？”

“死了？不可能吧？前几天还看到她呢？好好的呀！”